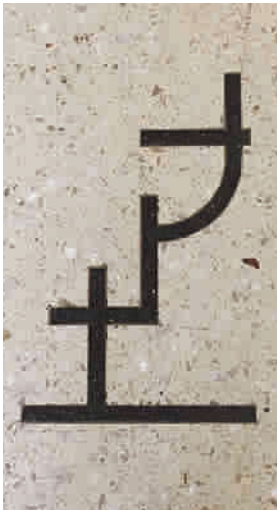


走进邬达克旧居 解析邬达克密码

谁识大光明电影院「符号」



释疑解惑

上周末,从寒风中钻进番禺路邬达克旧居,霍然间,被一股学习建筑文化的热情所感染——近百名市民挨挨挤挤地坐满了三楼的多功能厅,只留下一条容人侧身才能通过的走道,还有十几位后来的年轻人,虽然没有了椅子,但获得了前排席地而坐的待遇……

这一天,同济大学教授左琰在这里破解上海三大经典建筑中不为人知的“密码”。这场名为“邬达克建筑的装饰语言”讲座,开始前一个小时,报名者就已络绎不绝地来到现场,只为听讲时有个好角度。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没想到慕名而来的建筑爱好者人数大大超过了预计,于是就有了上文热闹的场景。

这些年通过每年举办的“上海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市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邬达克这位上世纪 30 年代旅沪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这次的讲座之所以能吸引到这么多观众冒着严寒而来,主要还是冲着邬达克在上海的三个代表作——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宅(绿房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大光明电影院,正是凭借“大光明”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白色外衣,邬达克重新登上了现代建筑的国际舞台。

在从设计风格的角度讲解了上海三大经典建筑之后,左琰教授介绍道,在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宅中,邬达克留下了一些奇特的抽象装饰符号,仿佛某种暗藏深意的外来文字一般,被称作“邬达克密码”。譬如,大光明电影院大厅中,黄黑格子相间的大理石地面上嵌入了多个奇特的装饰符号。“对此,学界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藏匿着建筑师的名字 L.E.HUDEC,而另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的几何形态中包含着邬达克姓名的左右结构、汉字的上下结构以及匈牙利国旗的双十字图案等要素。”左琰教授说,这类手法在吴同文住宅中也得到了相似的运用。

左琰教授说现在大光明电影院底层还能看到这些奇特的装饰符号,“或许这是建筑师隐晦纠结的内心独白,抑或是为作品留下的特殊签名,这些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变得遥远而神秘,一切都自待后人去猜想吧。”

本报记者 吴翔



资料照

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到成龙捐赠

南京西路 325号

老路灯亮了



文体社会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下午,正在试运营中的南京西路 625 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到了来自影星成龙捐赠的礼物——二战时期的上海路灯,及其复制品。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全面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上海城市发展史和革命斗争史的地志性博物馆,一直以来广泛征集各类与上海有关的文物、文献和重要史料。2007 年,成龙在美国洛杉矶拍摄影片期间,意外邂逅了一批样式奇特路灯,他每天开车经过店门口,看着它们就很特别,感到十分亲切,终于有一天,他走进了店里。这是一家台湾人开的古董店,通过和老板喝茶聊天,得知这些路灯二战期间站立在上海苏州河以南街头,

于是成龙以每盏 1500 美元到 4500 美元的价格把路灯全部购入,运到香港。他请专门的工匠来修,“是紫檀木的地方就用紫檀木,是红木的地方就用红木,可是修好了,放在哪里又成了问题。”成龙说。2016 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过程中,机缘巧合,促成了老灯与上海的“重逢”。“我想它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落叶归根。”

成龙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的一盏修复的老灯原件和六盏复制件均将安装在新馆庭院内,作为历史博物馆的绿地景观供市民和游客参观。这种老式路灯,曾经是上海城市的一部分,历经岁月沉浮,世事变迁,它又漂洋过海地回到了故乡,并在博物馆永远地安下了家,有助于唤起上海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成龙爱收藏,他希望能给自己的收藏找到好的归宿,多次将收藏捐赠给各家博物馆。



■ 成龙捐赠的二战时期的上海路灯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上博大修工期长 转移阵地进社区

看“街道博物馆”哈有劲



我在现场

上博日前将一场高水平的讲座开进五里桥社区,凛冽的寒风没能阻拦听众热情的脚步,场馆内座无虚席。不同于去上博的严肃,到社区聆听的感受更加亲切,而这只是上博进社区大刀阔斧改革的初次试水,未来还要结合不同社区做个性化项目,如银发文化之旅、社区博物亲子活动,教市民从自行车、床单等物品的考古学角度讲述家族史等。

一小时名额抢光

借山西壁画在上博展出的热度,上博请本馆和山西省博物院、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一流博物馆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在沪开办系列壁画讲座,除小部分在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办外,大部分都“落户”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影剧院。一流的文化资源零距离、零条件进社区,五里桥街道居民福气不浅。

到场的上博教育部主任陈曾路坦率地说,上博 6 月开始大修,一期工程将持续到 2018 年底,转移阵地有暂时外借场地的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主观因素,“其实可以找的地方挺多的,但最终我们选择了进社区。”他说,上博做社区活动有超过 20 年历史,但近年来一直在思考转变,如何让一流的博物馆资源更好地

服务社区,这次是个很好的契机。

近水楼台先得月,五里桥这次获得了 30% 的定向名额。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主任张炜玮说:“报名踊跃!一个多小时名额全部抢光,还有人打电话或上门来问能不能再约,有的还想先拿到后几场的票。”

银发族追梦可期

上博进社区改革有一揽子计划。一直以来,陈曾路思考的是,社区更是博物馆服务的“前线”。“一来博物馆无法容纳大量的观众,二来有些观众如老人和残障人士,到馆参观也有实际困难,而上海历史文脉方面的展览,在社区展出的效果会更好。”

对银发族,陈曾路有独到的观察。“上海的银发族对文化产品有很强需求,一方面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还不错,也不需要太操心子女,时间充裕,不少人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同时,丰富的人生阅历也让他们对文化作品的理解力更强。”

他的观点在张炜玮那里得到印证。她说,社区举办文化导赏项目时,很多老年人边听边做记录。社区开办了 70 门课程,很多老人早上 6 点半就来排队报名。“老人学习热情高涨,说明社会进步,他们生活无忧,才会去追寻年轻时无法实现的梦想。”

留得住社区“乡愁”

从以往的经验中,张炜玮敏锐地感觉到,与上博的“联姻”将大大提升社区居民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去年我们做过一次五里桥工业文明展,其中有一项微旅游活动,消息上线后 2 个小时,报名人数多达几千人。有人说‘我父母当年就在五里桥一家工厂,这里有我大把的童年时光。希望这样的活动你们多办点’。”

“这是乡愁的共鸣,寻根的渴求。”张炜玮说,社区无力将乡愁文化挖掘得这么深,上博平台的落地让这个梦想变得触手可及。陈曾路说,上博有些资源与社区息息相关。如“五里桥”由明朝嘉靖年间上海士绅顾从礼出资修筑,这也是五里桥地名的由来,而他墓葬的发掘及文物的保存均归属上博,提供这样的展览可谓众望所归。 首席记者 姜燕

姜燕 摄

史蜀君导演长眠福寿园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她是最早涉及青少年早恋题材的电影导演,她的“青春三部曲”,深深地影响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2016 年 2 月,第四代导演的重要成员之一、上海电影厂导演

史蜀君在上海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 77 岁。当时她要求不举行告别仪式。昨天,她在自己参与设计的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前,在亲朋的陪伴下,静静睡下,安然入土。

史蜀君 1939 年 6 月 26 日生于重庆,毕业于中戏,1980 年代相继拍出《女大学生宿舍》(1983)《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庭院深深》(1989)等作品,尤其是她的“青春三部曲”——《女大学生宿舍》《失踪的女中学生》和《夏日的期待》,曾深深地影响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银幕。可以说,史蜀君是华语青春片、大陆琼瑶片、女性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